

宋

賢

事

彙

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祝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東萊呂氏祖謙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常以方便爲上。如差科旣不能免。卽求其間。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呂舍人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

若能清勤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諺云忍事敵  
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中書每事必用例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  
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  
琦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  
爲綱目類次之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五房吏不  
得高下於其間。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  
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

宋賢事錄卷之十一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溫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吏部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比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身行之。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準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所得。張文定公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惟向文

簡公敏中以勤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盡心民事者，向敏中耳。

韓魏公琦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常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

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疾愈便是良醫  
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  
良吏故公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如揚州青  
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日減五六  
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傳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  
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廢弛  
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  
不爲繁碎耳

張芸叟

見歐陽文忠公修多談吏事疑之

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  
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  
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  
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在直乖  
錯違法徇情無所不可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  
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  
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  
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  
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



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歐陽公修代包孝肅知開封。孝肅以威嚴御下而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有以孝肅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韓魏公琦鎮大名。魏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疾病亦許就決於臥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予奪。一

言而決何委人乎。

曾子固鞏作州。凡事應下縣者。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卽有遣逮州。不遣人進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

若無所用心者。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周濂溪先生敦願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寃澤物爲已任。吳武安王玠爲宣撫副使。常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容諫以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王曰。誠如君言。但玠爲宣撫。恐軍民有抑寃無告者。爲門吏所

隔無由自達所以屢出耳。

人疑伊川先生通變不足謝良佐曰先生才大嘗見陝右用鐵錢既而更以銅請無利遂止先生曰此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私鑄者衆費多利少則民不私鑄利歸公上矣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謂價增則鹽將積而不售反不如平估之利其後果然司馬溫公大變熙豐之法先生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變溫公不然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此觀之先生之才亦可

見其梗槩矣

真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膏養精神。先生曰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陸文安公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趙忠肅公鼎在越。推以東。吏恤民爲務。每言不

東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吳正肅公有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有何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公緝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

爲三限限不獲則抵罪盜未必獲而被刑者衆  
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  
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

韓魏公琦嘗謂政貴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  
風喜射民有弓箭社用木弓公聽之後繼者籍  
爲部伍今用角弓自此有買牛置弓者人始騷  
然

吳正肅公有知蔡州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礮  
山者詔遣中使往至欲發兵索之公曰育在此

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母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屠法相聚。以利錢財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將驚疑。請留母往。中使以爲然。召十人至。械送京師。皆無罪得釋。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轉輸。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皆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旣而中益多。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訴徭役。亦使之



射。射中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亦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遂以富彊。

錢宣請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知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水中。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異。公獨疑之。畱數日不決。錄事詣公。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耶。公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畱熟。觀其獄辭耶。畱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

皆怪之。公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公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知州欲爲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公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太

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張文定公齊賢在真宗時戚里有訟分財不均者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公請自治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  
教民植桑民之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  
寡隨其罪之輕重按所植與除罪數年桑樹成  
林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  
帑得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  
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  
餘足以周物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者甚衆適

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  
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  
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爲獄囚償官使  
數百人釋縲綬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  
囹圄遂空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三歲命壻  
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分之三  
與子七與壻子既長立訟之壻持遺書詣府公  
閱書曰汝父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

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賄三與壻七與子。皆泣謝去。

包孝肅公。忝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張忠定公詠。治成都。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畱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

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者繼至。竝遣歸業。民悉安居。

程明道先生顯爲鄆令。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其令扶溝。適府境有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爲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

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柱公語之曰某  
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非盜則否乃遣  
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  
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  
無污鞫之乃爲盜者畏鐘有聲不敢捫也遂服  
罪

稽公世衡知澠池縣葺一廟其梁重太衆莫能  
舉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  
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旣至不教



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舉廟梁然後觀手搏衆  
欣然共舉之須臾而上

曾魯公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  
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  
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  
從者也索之果然

張忠定公詠凡興作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  
暮放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其狀云天晴蓋  
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郡嘗  
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已事與其得  
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荒政

蘇兵部者爲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旱荒百姓  
饑殍洛陽畱守求粟二十萬斛。公移文陝府與  
之。仍奏聞。同列謂粟可實邊。奈何移之別路。公  
曰。春秋有恤隣之義。苟乏饋運者。當自謀。必不  
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韓魏公琦以益利路人饑。招募壯者。刺以爲廂  
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

范文正公仲淹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游。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厰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爲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約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葬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

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公每自言曰過於作  
中書冷二十四考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大饑公發常平粟濟  
之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  
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趙清獻公并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  
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  
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  
饑死者。

葉石林夢得政和間帥穎昌歲值災傷浮殍自  
鄧唐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平常倉奏賑十餘  
萬人惟遺棄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  
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慮既  
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  
得復取古有爲此法者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  
法給內外廂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三千八  
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

宣和六年和秀州大水流冗塞路洪忠宣公端

時爲司錄事、白郡守悉籍境內粟、畱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爲主之、立屋於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負爨樵汲皆有職、侵牟鬪囂者逐之、會浙東綱常平米四萬斛、過城下、公鎖津柵、諭守使截畱、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畱之、居無何、廉訪使王孝端至、曰平江訴饑者旁午、此郡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卽延公



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  
軍政不過是也違制之罪得爲君脫之公曰食  
猶不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  
米如請而得前後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紀綱

張忠定公詠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  
駁司時張永德爲并代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而  
死詔按永德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  
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挾上  
矣太宗不從無何有營兵質訴軍校者公引前  
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

胡文恭公宿皇祐中知審官制院時涇卒以折  
支不給出惡言欲爲亂詔斬二人黥一人乃息

仍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吏不遣公曰涇  
卒固悍肆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不與計吏  
安得無罪陛下以拯近臣不令置對已爲曲法  
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  
紀綱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張文定公方平言比年以來內則臺諫外則監  
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  
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  
謗毀隨之恟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心腹爲國

任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講筵

孫宣公奭每經筵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上爲竦然改聽

呂正獻公公著講讀語約而理盡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司馬溫公同列退語人曰每聞呂公講使覺已語煩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祖禹爲著作佐郎伊川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更

好。溫公曰：淳夫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能開陳引導，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入侍容貌極莊，時文潞公彥博官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天子師傅，甘苦敢不自重。

范太史祖禹在邇英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等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再三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弟子侍先按講其說明白簡當燦然成文無一長語冗字蘇東坡稱其得講師三昧爲經筵講官第一

言事

韓魏公琦爲諫官時王沂公會爲相魏公嘗納劄子沂公云近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

程明道先生顯拜監察御史裏行人謝言陛下擢臣爲言官使臣拾遺補闕臣不敢有所隱避若欲臣撫拾人短長攻訐排擊以沽名譽臣不能也或問御史之職先生曰正己以格物又嘗



語人曰任人喚做啞御史。我只是要格君心。方王安石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導君相之心其後嘗曰新法之行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慶曆中余襄公靖歐陽文忠公修蔡忠惠公襄王懿敏公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時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獨曰石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

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後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

江公公望建中靖國初除左司諫時右司諫陳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商議乃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覲之地是人臣對君

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  
不欺心則可免疾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附會  
祐他日見上誦之

朱忠靖公倬爲諫官每上疏必夙興露告常言  
人主任我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  
天心勿爲子孫植荆棘

英宗初卽位有疾太后同聽政至是傅獻簡公  
堯俞再上疏請還政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  
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請誅竄讒人於是太后

遂還政而逐有忠等。公復奏疏天子，謂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有忠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

范文正公仲淹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時言官希旨，多暴太后時事，公獨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傅獻簡公堯俞言以帷箔之事加人，萬一非辜。

令終身被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訛乎。

劉元城先生安世見程先生頤，因言及王荊公。安石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亦同。但學有邪正爾，而諸人攻之，輒多溢惡之言。此人主所以不信，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

其一也。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謂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奸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仁宗朝言事者。務爲訐激。至污人以惟箔。不可明之事。范忠文公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畧不言。陳執中爲相。公論其無學術。非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不宜因一婢逐宰相。御史舍大責細。

暴揚燕私非體也。識者寔之。

哲宗朝田晝與鄒浩善。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諫廢孟后。立劉后。稟得罪。臨別。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蘇公昞。自布衣召爲博士。以上章得罪。謫饒州。過洛。見尹和靜及伊川。旣行。伊川謂和靜曰。蘇季明珠以遷謫爲意。和靜曰。然也。焯嘗問季明。

當日上章。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謫。猶爲輕。與季明以焯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聞望

韓魏公琦子忠彥使遼虜主問左右孰識韓侍  
中觀忠彥貌類否或對曰頗類乃卽宴坐命畫  
工圖之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始  
書名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也公去魏後留守  
引前比強之不可每南涉臨清界誠其下曰此  
韓侍中境無多須索也使來必問韓侍中安否  
我使去如之

文潞公彥博在朝遼使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却

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  
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遼吏願獻良馬於公  
邊吏以聞詔聽之

包孝肅之公正司馬文正之清節天下稱爲包  
家司馬家市井田野小民見不公者曰你一箇  
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庶寧中司馬溫公邵康節居洛陽里中後生欲  
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

生知。

司馬溫公光名聞華夷文潞公彥博之留守北

京也嘗遣人入遼偵事見虜主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撻扑之曰爾司馬端明耶其清名在夷狄如此狄諮使遼接伴問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學士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公旣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及神宗崩公赴闕衛士見公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遂

徑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再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

范公祖禹爲諫議，僦居與御藥院陳衍園隣。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恐范諫議聞之。

忠厚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太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知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之。且委公密訪得實。許以趙普所居官。公察知其妄。但得二家僮恣橫狀。以便宜決配而

已驛召問。因力爲辯。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公知襄州。彥卿竟亦無恙。公後創居第。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爲太保。

竇公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普專政。太祖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公。語及趙所爲多不法。且譽公早負才望之意。公盛言普開國勳臣。公慮亮直社稷之鎮。上不悅。公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諳朱崖。吾門可保。

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盧嘗有憾於趙攻其短  
遂罷相出鎮河陽盧遂叅知政事太宗太平興  
國七年趙復相盧貶崖州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昉致仕  
家居上命以安輿召至賜坐親酌御樽選備核  
賜焉謂昉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  
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  
此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

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且謫州久未召。嘗與  
公同知制誥。聞公叅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爲叅  
政者。云呂以無功爲左丞。郭以酒失爲少監。辛  
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  
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  
豈真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  
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  
且。不復用。

王文正公且在真宗朝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



者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輒爲暴白。日  
者上書言宮禁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之說。上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  
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怒不解。公因自  
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  
以爲罪。願并臣付獄。上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  
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  
以罪人。上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上  
復馳取。則已焚矣。由是獲免者衆。都尉李和文

召客呼官妓爲臺官所論公乃作一詩遺和文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上出臺疏示公公曰臣亦知之。嘗遺以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遂釋不問。

方謹言御史籍丁謂家得士大夫書悉焚之。世稱其長者。

王縉爲沂州錄事叅軍時魯公宗道爲司戶叅軍家貧祿不給每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怨而訴之州先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

也。魯曰：事實自某公何罪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賔人，過不及免。君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媿謝不自容，而王由是沉固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目有魯名。時魯已叅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稱謝且具道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王

仕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人以爲厚德之報。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旣而滕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爲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署其籍。公曰：君等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乃爲公署之。

韓魏公琦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招拾官吏小過

則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二千石。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公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封之。未嘗使人見。在魏府時。僚屬路拯。就案呈事。狀尾失書名。公以袖覆狀尾。仰首與語。潛卷其狀以授之。公又嘗曰。人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言。則益善矣。杜正獻公衍嘗言。今上官多撻發下吏小節。衍知兖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貧者。以公租均給。

之不足。繼以公帑。有復侵擾百姓者。真貪吏也。乃以法繩之。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爲除惡不盡。

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  
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兵部侍郎呂公著簡文穆公子也初國子監直  
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於夏竦極其詆斥既而  
黨議起石謫判濮州歸而病卒曾山東妖人孔  
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石學於是竦言於仁  
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耳有旨編管石妻子於  
江淮遣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驗虛實是  
時公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必發棺空而石

果走乃可。萬一屍在，是朝廷無故割棺發塚，何以示後世。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公曰：石死必有棺殮，及舉棺窆棺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今皆檄召勘問，苟無異說，卽令具狀保任，亦足應詔也。中使如公言，取結入奏。仁宗亦悟，遂放石妻子還鄉。世以公爲長者。

陳正獻公後，卿爲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公輿卒亦假之行，以後至。



被詰公唯唯稱謝已而知其故問公公曰其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汪歎服。

蘇丞相頌知審刑院時知州張仲宣坐事擬杖黥配海島公奏仲宣所犯止可比恐喝條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公曰刑不上大夫知州五品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但流海外著爲令

呂東萊舍人本中爲祠部員外郎時苗亘監階

州草場倉以賊坐黥罪公言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枉濫遠難盡知遽施此刑異日察其非辜雖悔無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儉人盜柄必且借之以害縉紳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與康節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與禮樂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不

敢妄論

仁德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轉運使嘗家宴公自簾內見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不問晚年爲

宰相門下廝役，往往得班行，而此奴不沾。一日泣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獨遺某何也？」公憫然曰：「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念爾事我久，今予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此事既發，不可復留矣。」奴泣拜去。李文靖公沆一奴遁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十歲，美姿格，奴寫一券繫女帶，願賣以償。公惻然祝夫人訓育長成，擇一壻，具奩幣歸之。

公病夫婦刲股爲羹至薨衰經三年

曹州富人于令儀一夕盜入其家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必迫於貧耳問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復呼之盜懼語之曰爾夜歸恐爲邏者所詰可俟天明而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義事

范文正公仲淹語子弟曰。吾族甚衆。固有親疎。然以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也。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所得俸。賜常均族人。晚年買田千畝。爲義莊。人日米一升。歲一縑。嫁娶喪葬。皆有贍。其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有絹若干疋。令吏錄親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幼學壯仕。爲我助喜。

我何以報之哉。在睢陽遣子堯夫之姑蘇取麥。堯夫時尚少，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予以舟麥五百斛，單騎之。睢陽公問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十萬買義莊，以周親友貧乏者。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



呂正獻公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所散至十之九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趙清獻公并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

程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送從女兄歸教養其子均於

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又取甥女歸嫁之時  
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查道休寧人官刑部右司郎中兒時嘗戲畫地  
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多聚親族  
之悍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  
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  
能上親族哀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  
翁家適翁喪不能葬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  
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質

女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縉紳服其履行

杜正獻公衍前母有二子不孝公母改適河陽  
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  
劔砍之傷腦出血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  
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傭書度日  
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  
給舉進士旣貫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  
之婚嫁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同爨十二年兄彥雲以聲色博奕業壞踰年彥霄諫不入求析籍。又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給伏臘。今請兄復歸中堂。主家務。卽取分書付之火管鑰。悉付焉。并其逋負償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登第。

謝逸記曾魯公公亮布衣游京師。舍市側聞旁

舍泣甚悲過而問之。旁舍生乃一官也。欲言而色愧。公曰。第言之。生曰。僕以某事私用官錢。吏督之急。不得已以女鬻商人。行與女訣。所以悲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生然之。公卽與若干錢。約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水門外。生如公教。商人杲不

敢爭携女至期往則公舟去三日矣其女後嫁  
爲士人妻

黃給事龜年應鄉舉時有考官某初爲縣尉見  
公大奇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公登第  
歸尉已捐館妻孥輿櫬相遇於道公使人導意  
申初約尉妻辭曰尉死囊空今携百指西歸衣  
裝斥賣殆盡猶懼不能達往事尚忍言哉公垂  
涕曰夫人不念死者乃作世俗夷虜語有遂吾  
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遂婚而別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議娶其鄉人女既約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女盲貧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曰吾已許之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泰妻卽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廢病非泰何適人服泰之義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

曰既聘後盲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  
策其一人丞相汲公大防是也

呂榮陽公希哲云世人喜言無好人嘗見包孝  
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  
予其子不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  
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觀此事  
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媿矣



恭謹

曹武惠王彬周時爲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武惠帝戚。尤加禮遇。武惠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及事宋爲樞密使。雖在宥密。常公服危坐。見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惟閉閤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是者八年。

蘇丞相頌執政時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稟  
裁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宣仁  
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聽聖語其後貶  
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公哲宗曰蘇頌知君  
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辭讓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子從簡當奏補。例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者無限。今從簡始辦襦襦。一物不知。遽膺寵命。恐懼陰譴。乞止。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著爲令。

富鄭公弼使契丹。將行。仁宗進公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及還。進樞密副使。辭愈力。數月。又申前命。公曰。

虜雖通好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賞亦願陛下臥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置上前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庭辭上俟公綴樞密班乃坐且使宰相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鄭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初年執政乃開此例自是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

臣始英宗不從

鄭公客李偁問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彌自辭官今日潞公等皆遜彌豈敢堅辭妨他人也

司馬溫公光在英宗朝辭知制誥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上龐丞相啟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終不甚工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迂僻鄙俚無益世用雖親舊書啟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代

王言豈可假手答書敕者爲之光之不受出於  
赤誠非飾讓也反神宗卽位首擢爲翰林學士  
公力辭上面諭公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  
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公有文學何辭  
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  
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  
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  
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白上坐以待公  
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光除樞密副使上章力辭時韓魏公琦在魏移書文潞公彥博勸勉之公答云自古被這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潞公書與魏公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及須求之古人他日蒲宗孟言天下人才蓋爲光所壞神宗目宗孟久之曰無論別事卽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惟見此一人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公承事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

之曰臺閣清資不易得小官出常調亦是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程伊川先生願爲崇政殿說書朝廷命兼他職固辭不報旣而命兼判鼓院先生言願得專意於教沃聞入談道德出判訴詞非體也先生雖受職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答曰某起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乃爲妻求封乎



素位

曹武惠王彬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惟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

韓魏公琦神宗初立公辭位判永興軍辭朝時二府方議邊事曾公亮等奏曰琦未去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叅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後元豐中呂惠卿出知延

州乃自請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上因曰嘗  
記韓琦辭朝召與二府議事再三不肯始知老  
臣自識體也熙寧元年徙判大名時青苗法行  
臺諫官及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公曰  
琦舊臣也義不容默上疏乞罷其法朝廷不聽  
公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  
傳獻簡公堯俞以呂誨范純仁既逐辭侍御史  
出知和州通判楊洙問公何未嘗言及御史時  
事公曰前日言官也豈得已哉今守郡當宣朝

廷德意而反咕咕。追言朝政之闕失與誹謗。何  
異時法令有未安者。衆議公必有所不從。公一  
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知  
守法而已。

出處

周濂溪先生教願嘗語友人潛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吾輩結髮爲學將有設施以澤斯人必不得已止未晚也

胡文定公安國自言仕止久速惟視道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  
雷宗震徵召問出處公曰子發學易四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之幾如人饑飽寒溫

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謀之。浮世利名真如蟻蝶過前。何足道哉。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任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伊川先生問之曰公  
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復來固好師  
川曰亦似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仕宦  
處處一般逃此之彼彼亦有不妥處是無地可  
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羅織奈何曰顧  
所爲如何苟皆合道無愧而不能免命也

錢宣靖公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  
夷初謂其有仙風道骨復命老僧決之僧云做  
不得然急流中勇退人也去神仙不遠矣僧麻

衣道者

至道初，呂文穆公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太宗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保富貴，蒙正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曰：『蒙正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崇重亦非寂寞之地，且不聞蒙正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見昌言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若水曰：「昌言實未

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求解職。會晏駕不果。及真宗初年。再表得請。處士魏野以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秦嶽汾陰皆禮畢。這回好伴亦松遊。文正覽詩感悟。遂引疾去。

歐陽公修尹公洙在西京。頗事遊宴。及王曙來爲畱守。嘗厲色戒之曰：諸君縱酒。獨不知寇萊



公晚年之禍耶。歐起對曰：以修聞之，乘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王默然。王寇壻也。

孫宣公爽以太子少保致仕居鄆。一日置宴御詩廳。公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蓋之嗟。公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生日，姪

世修獻范蠡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  
身退。扁舟五湖。公甚喜。卽日表納節。明日累表  
求退。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  
精力年少。所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  
堅公曰。必符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  
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  
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范忠文公鎮旣退。居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

貴賤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或時乘輿出遊無遠近皆往。元祐初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韓魏公琦當神宗初登極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公一日持四方人士責退書陳之以爲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流涕公請益堅遂除鍾安德勝等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公嘗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堂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

尤着力。

歐陽文忠公修屢乞致仕。門生蔡承禧言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求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致仕。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居焉。

曾忠宣公公亮自嘉祐中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李

牙醫事身入卷之一  
復圭作詩嘲之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  
噤無聲。公遂去。

仁宗時朝議年七十不致仕者有司按籍舉行  
翰林學士胡文恭公宿謂不宜以吏議從事宜  
使人得自言。全廉恥。

邵康節嘗誦陳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  
得便宜處不得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張南軒先生武疾革有求教者先生曰朝廷官  
爵莫愛他底。

言語

陳了翁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不言也但  
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  
言而未嘗言。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叅政鎬爲府曹官簡  
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  
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  
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吳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毋謝氏屏間竊聞



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譴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乎乃坡公自言吐則逆人吞則逆已與其逆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坡公竟以此坎軻終其身

張南軒先生杖笞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已常闊疎。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處人

韓魏公晚與歐陽公相知最深。公知歐公不以繁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歐公服公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明道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令是邑之長者。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蘇丞相頌知潁州時通判趙至忠本降夷所至  
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  
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  
公耳

孫和甫使虜過魏見韓魏公琦請教公曰勿以  
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韜晦

种放嘗見陳圖南。圖南謂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其戒哉。放晚節果如圖南言。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宰縣。公戒之韜晦。生問公直亮而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人主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受制上官。賢者不易得。未必相信。一有牴牾。禍且不免。何志之能行乎。此予所以欲

子韜晦無露圭角也。又曰：古人清畏人知，苟欲人知，必生譖毀。但默而行之可也。

錢惟演出守河橋，別王沂公。曾因曰：某列樞府，不爲不重，然朝廷每議相不及某，惟公憐之。公曰：公才用閥閱，遠過於曾，然曾柄用乃先於公者，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登庸有日矣。

忘怨

曹武惠王彬征幽州失律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薄謫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被劾時公已復樞密使三疏力雪之

李文正公昉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公或以告公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公頗爲解釋上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公始知之上由此益重公

王武恭公德用爲御史中丞孔道輔所劾罷樞

密出鎮。又貶知隨州。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今亡矣。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唐質蕭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彥博專權植黨。交結宮禁。唐坐貶。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復相。卽上言。唐介直臣。今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判潭州。尋與公同執政。後薦其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

宋元獻公庠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濟一舉人行囊中有貨物不稅爲僕夫所訐公曰舉人應舉孰無貨物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言舉人父嘗劾公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奴罪。

趙康靖公槩厚重寡言與歐陽公修同館歐公意輕之是時韓范在中書擢歐公知制誥而以康靖不文除天章閣待制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歐公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爲其甥女淫亂事連及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其  
罪云與甥亂康靖乃上言修以文學爲近臣不  
可以閨房曖昧之專轉加污蔑臣與修踪跡素  
疎修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歐公終出  
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康靖亦求出知蘇州服闋  
除翰林學士復表讓以修先進不可超越雖不  
報時論美之

范文忠公鎮爲諫官趙清獻公抃爲御史以論  
事有隙王荆公安石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



抃卽知其爲人他日神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遼豫鎮  
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荆公謂  
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  
害公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公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  
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許公因出鎮大名范亦  
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  
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言

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不宜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環州帥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寃公以屬吏非盜也种古避罪謫訟詔御史置獄於寧州公就逮獄成种古以誣告罷任公亦用他過黜知信陽軍後公入爲天章閣待制薦种古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鄧綰謫

帥淮東言者猶斥之不已。公言：縮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臣嘗爲縮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爲縮也。明堂肆赦，章惇言：呂大防等竄嶺表者，宜勿徙。公言：大防等老疾，炎荒非久處之地。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耳。蘇轍平日與公亦多異。及轍殿試策問，引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公從容解救，轍乃謝。公曰：公佛地中人也。

歐陽公初以范文正事得罪於呂相，夷簡遠貶。

三峽流落累年後爲文正作神道碑盛稱呂能  
釋私憾用希文而共力於國家純仁刻石削去  
此一節云我公至死未嘗解讎公歎曰我亦得  
罪於呂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耳吾聞文  
正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讎書見  
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  
使解讎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  
時呂子公著爲通判公見其賢及還朝力薦  
尹師魯洙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罷政人希時

宰意攻師魯以渭州時事遂置獄劉湜按之欲  
害師魯卒不能害其後師魯在隨州孫甫知安  
州過隨對榻語數日甫曰劉湜按師魯欲置師  
魯於死而師魯絕無一言及之何也師魯曰湜  
與湜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指欲害  
湜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湜何恨於湜哉甫深服  
其量

虞忠肅公允文爲相爲御史蕭之敏所劾孝宗  
畱公出之敏公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

帝嘉公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史忠定公浩爲右丞相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公者孝宗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公尤甚公薦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處困

范忠宣公純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爲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

呂正獻公公著書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

或問呂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念人與己本同一體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何





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蘇東坡貶瓊州、別駕居儋州、儋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公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僦人運甕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

程伊川先生願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

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  
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  
情厚不忍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

伊川先生願自涪還洛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  
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  
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朱晦庵先生曰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  
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延平先生說若大  
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

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張無垢先生九成謫居南安了無愠懟緼袍糲食家人幾無以自存親知餽遺公皆謝遣廣師時致羸金公曰故舊不遺公之義也窮而苟取吾何敢哉悉歸之在南安歲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跌隱然可一笑也

黃山谷庭堅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宜州半載  
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  
余所僦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人謂不堪其憂  
余以爲家本農業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  
是又何不堪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  
牛之機相直用三文錢買雞毛筆書此

蔡西山先生元定慶元間御史沈繼祖劾其佐  
朱熹爲奸郡縣捕之甚急先生色不爲變及送  
道州編管毅然就道晦翁與所從遊百餘人送

別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時歎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

或問胡澹菴公銓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翁曰。天生天殺人。如何解死得人。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是那刀鋸鼎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在人者俯不忤。道好道惡。管他。

黃勉齋幹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  
真能不動方是學者

交情

范文正公仲淹貶知饒州。余襄公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舍人洙上言靖於仲淹。交淺臣與之義。兼師友。當從坐。遂貶監郢州酒稅。

張文忠公九成在經筵。一日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高宗問其故。公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上章求去。秦檜言於上曰。此人最是比附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

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無何又爲御史  
詹大方所論落職編置南安軍

左正言陳禾鄞縣人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  
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蔡京罪  
執詣闕瓘亦就逮內侍黃經臣蒞其獄檄禾取  
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辭或謂其失對禾曰  
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  
遂坐瓘黨停官

周濂溪先生敦頤令桂陽郴守李初平知其賢



不以屬吏遇之。薦諸朝。又周其不給。初平卒。子幼。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曰是能葬舉主者。

李挺之之才爲孟州司法參軍。性坦率。不事儀矩。太守范雍莫之知也。後范建節移鎮。送者皆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范謫守安陸。過洛陽。挺之獨往省之。前日遠送之人。無一至者。范始恨知之之晚。

李文正公昉雅厚。張洎而薄。張似及罷相。洎草

制深詆之。而佖朔望必詣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劉燁。溫叟子也。初通判益州。時王曙爲蜀帥。及曙坐寇準貶。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見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

王待制公質。晉公祐孫也。范文正公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公獨載酒往餞。或謂公公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

王公大寶知袁州。同年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州。過袁公留之數日。僚吏白公恐觸丞相嗔。公笑不答。先居溫陵。徙潮州。會趙丞相出謫。潮公日從之游。趙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有讒者。故予祠。今觀元龜學識直亮。廷臣無出其右。且吾謫居此。平時薦引之人。後有至者。公肯獨來。不賢而能如是乎。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讒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朱晦翁言蔡季通道州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

卷之十

十一

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逆境恤窮  
交兩得其道

杜祁公衍老居睢陽時蘇公領爲南京畱守推  
官祁公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新簡召嘗曰如君  
真所謂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者

家教

竇學士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二侍郎  
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陳文惠公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子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  
士及第秦公每與客坐二子侍立客蹙縮求去  
秦公笑曰兒子輩耳故天下以秦公教子爲法

司馬溫公光言五六歲時弄青胡桃女兄欲爲  
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

來問誰脫。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一語不敢謾。

呂正獻公公著教其子希哲。甫十歲，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雖甚暑，不得去巾襪，縛袴。茶坊酒肆，無得入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希哲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胡安定公琰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見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遺訓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加敬謹。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韓忠獻公億教子素嚴。知亳州仲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親。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置酒召客。俾諸子侍坐。公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

祿俸貳一府事無詎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可知矣欲撻之衆實力解方已家教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教家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止之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奈何與寒士競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

王待制公質文正公姪也文正作舍人時家甚



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偶得其券，以示家人，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摹之，適遺親友，終身不食，所至有冰蘖聲。

范文正公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此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黃太史庭堅云男女婚嫁緣渠僕墮地自有衣  
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  
凍餓溝壑者夫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  
草憂春雨耳

田宅

沈僕射倫清介醇謹建隆中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及事敗皆自陳公嘗爲母營佛舍亦陳其事太祖微笑謂曰卿非踰矩者太祖知其居第卑陋遣中使爲治之公私告中使願得制度狹小中使以聞太祖亦不違其志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夫人令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一日弟維勸公治第公

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興作但念  
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  
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  
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治第於封丘門  
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  
事已寬矣。

畢文簡公士安卒。真宗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  
謹。遽沒可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無田

園居第沒未終其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  
知矣。上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王文正公旦爲相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  
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  
起樓臺。

范文正公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  
第洛陽營園圃爲佚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在  
世無幾。且西都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豈必已

宋史事集卷之七  
三  
有哉。有欲爲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晉公唐  
名臣。吾所尊仰。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  
寧使弊壞。或歸之他人。吾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朴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買鄰翁之  
居。以廣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  
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捐其直。

楊尚書公玠致仕。舊宅爲隣人所侵。子弟欲訟  
之。以狀白公。批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  
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復言

尊生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程明道先生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說保形鍊氣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前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此亦理也

或問人壽數可力移否程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先生嘗謂張繹曰吾受



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  
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  
老而求保生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  
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于保生耶先生默  
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邵康節先生雍居洛每歲正二月出四月漸熱  
卽止八月出十月漸寒卽止有詩云人有四不  
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

坐右。夏至宜節慾。冬至宜禁慾。蓋一陽初生。其氣甚微。故當禁之。不特節也。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坐右銘。

黃魯直先生庭堅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劉元城先生安世曰。某尋常不服藥。紹聖初謫嶺表。年四十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直不許。

因念父母惟其疾之憂，忽憶溫公語云：北人在瘴鄉，唯絕慾可不死。遂舉意絕之，自是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趙清獻亦本朝名臣，絕慾不能，乃掛父母像於臥床中，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若有益於社稷，生靈，勝獨善多矣。蓋先生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也。先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側，每日行千步。

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伴食殿茶，或至  
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六三  
七十有二，未嘗廢闕。

生計

司馬溫公光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

就耶

內翰賈公黯及策往謝杜祁公衍公以生事爲問賈退謂公門人曰黯昨謝公公無所問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乎公聞之曰賈君登高策爲顯官其文學不問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進退不輕道不行而已

許魯齋衡曰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於

宋賢事蹟卷之下

五

學未免有妨。彼妄求躁進及居官嗜利者。或亦  
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兵事邊事

程氏遺書云自古餽運無不煩民動衆者然古有兵車載糗糧而行兵止在中國不遠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餽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筭來一夫餽一兵只供七日餘日必乏食且須三夫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餽運之難如此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兵知此耳。

孫侍讀公甫慶曆中爲諫官時西方益禁兵二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三  
十萬、北方又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  
揮、及羣盜張海等流劫、又令天下益兵、公言曰、  
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  
今兵已百萬、不能止盜、又可益之耶、於是極論  
古今養兵之利害、不報。

范忠宣公純仁在政府、西帥有以威敵斥境請  
者、公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  
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  
不能勝、籌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集賢學士劉公敞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輕重而糜國財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不同竟畱之自是秦州多事人始服公識見

神宗初年歸契丹歲幣召二府觀之皆言厚費且屈辱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文定公方平曰陛下亦知先朝與契丹幾戰戰幾勝乎諸人

無知者公曰自祖宗以來七十一戰惟張齊賢  
太原之戰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慶曆中范忠文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  
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  
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  
反殘民吾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  
窮民也。

蘇丞相頌元祚初以吏部尚書兼侍讀公每遇  
朝廷進請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

及爲相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

張文定公齊賢言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撫御得人但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如此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矣。

自唐末番戶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棚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番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寇萊公羊言唐宋璟不實邊

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  
戒也太宗因命公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  
於鳳翔

范忠宣公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  
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  
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必精于邊  
事何言粗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  
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功恐邊臣觀望生  
事結孽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

惟爲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隣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仁。洽于夷狄。彼時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呂正獻公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神宗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武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至計。後公去位。西征無功。皆如公所料。公又嘗言自古治戎。不過修備爲備之道。莫

先積穀。元豐五年，出安撫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傳誦以爲據實。

熙寧初，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富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用兵二字。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字內爲先。蓋是時王荊公勸上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詔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

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彝  
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  
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  
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高宣撫廣南、  
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不合、爲交趾扼  
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  
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樞以灌吾壘、  
兵將凍溺、饑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周昌  
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死

者十餘萬人。報夜至上。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尚。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上從此鬱鬱不樂。以致大漸。

范文正公仲淹守延州。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皆黥以爲軍。公所部獨別其手。公去。兵罷。得復爲民。



秘書監劉几溫叟孫也間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乃平日禁其爲樂不亦難乎夫推牛醢酒豐犒而優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

宋史志卷之下

宋史志卷之下

七